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 新書發表會紀實

王韶君撰寫，何鳳嬌修訂*

一、緣 起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以下簡稱《楊基振日記》）新書發表會暨楊基振先生文物捐贈典禮於2008年3月12日下午假臺大校友會館4樓會議廳舉行，共有129位來賓參與盛會。發表會上首先播放楊基振先生生平及文物剪影，供與會者追思。接著，家屬楊張碧蓮女士代表捐贈楊基振先生的日記、筆記、書信、剪報及三千多張照片等珍貴史料文物予國史館。會中並邀請張良澤教授、許雪姬教授、薛化元教授、黃英哲教授及何義麟教授等專家學者蒞會座談。



●新書發表會場
（張世瑛 攝）

* 何鳳嬌現任國史館修纂處纂修，王韶君曾任國史館研究助理。

張炎憲館長在致詞時表示，楊基振先生生於1911年3月15日，1992年3月16日辭世，選擇3月12日舉行《楊基振日記》新書發表會，是因為這一天可說是他的98歲冥誕，而國史館選擇楊基振先生98歲冥誕這一天，透過舉行新書發表會的方式來紀念表彰他的一生，可謂深具意義。

張館長說明國史館出版《楊基振日記》主要有兩點原因，首先是因為去（2007）年國家臺灣文學館出版《吳新榮日記》。吳新榮先生出生於1907年，1967年去世，享年60歲。他從1933年開始寫日記，一直不間斷地寫到1967年去世為止。前後共34年。而楊基振先生寫日記的時間比吳新榮更長，從1944年開始，直到1990年過世前，前後共47年，勤寫日記不輟。國史館在國家臺灣文學館出版《吳新榮日記》後，接著出版《楊基振日記》，別具時代意義。



●張炎憲館長開幕致詞
（張世瑛 攝）

楊基振出生在1911年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先是就讀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後又曾至中國華北、滿鐵工作，1946年回到臺灣，後參與雷震的組黨活動，未果，於1978年遷居美國，直到1992年在美國過世。楊基振一生跨越兩個世代，走過的足跡遍及臺灣、日本、中



●楊基振先生文物捐贈儀式
（張世瑛 攝）

國、美國，他的一生亦代表著臺灣人一生的變化，我們可以透過他的經歷，告訴臺灣人到底應該如何在現在的時代裡自處，因此，這本書的出版相當具有歷史價值。

其次，楊基振所寫的日記屬於私人內容，其中也包含他和朋友之間的互動，透過這本日記，我們可以看見那個時代的臺灣人在中國華北、滿洲如何生活，以及楊基振回臺以後，如何與這些臺灣人交往。日記裡包含他的感情生活、朋友之間的關係、政治情勢等等內容，出版這本日記，亦可看出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當時臺灣人從事的工作與活動。

因為這兩層重大的意義，國史館在2005年和黃英哲教授取得聯繫，表達出版的意願。雖然本次只出版了1944年至1950年間的日記，但楊夫人楊張碧蓮女士已將日記、書簡、筆記、手稿、照片、紀念冊等文物慨贈國史館整理典藏。因此，從1944年到1990年間的日記，本館都已開放閱覽，提供從事臺灣研究或對臺灣歷史及人物有興趣的人閱讀、研究。

二、來賓致詞

新書發表會當天，楊家多位家屬前來參加發表會，包括楊基振先生的夫人楊張碧蓮女士，長女楊瑪莉、次女楊璃莉和長子楊宗仁以及次子楊宗義。首先由楊基振先生的二公子楊宗義先生（排行第四）致詞，他提到在開始編纂這本書以前，他一直思考這本日記到底適不適合出版？直到受到很多人的鼓勵之後，才決定將日記出版。楊宗義先生也特別介紹其表姊吳燕美女士，她也是這本書的催生者。還有一位遠從日本來的貴賓門脇朝秀先生，已屆95歲高齡的他是楊基振先生的同事，為了這次的新書發表會專程從日本來到臺灣，同時邀請了6位朋友一起來臺灣參加二二八活動。

楊宗義先生接著訴說自己如果看到有人拿塑膠袋在路邊撿垃圾，

都會對這些人表示欽佩，同時也會想起自己的父親楊基振。因為這些人這麼做並非為了錢才撿垃圾，也不是為了要讓別人讚美，而是有一種理念，認為：「只要我做，世界就會變得更完美。」楊先生認為理念非常重要，因為楊基振一生做事也是抱持著自己的理念，而他的理念就是他「要臺灣民主，臺灣要讓臺灣人來管」。

楊宗義表示父親這樣的理念很早就開始了，父親早期曾在師範學校就學，那時臺灣人和日本人一起讀書，但是，因為日本人常常欺負臺灣人，因此他和日本人不合，常常吵架，最後，他一氣之下辦了退學，自此也埋下他民族意識的種子。後來，父親決定至日本留學，但並不是因為他愛日本，而是他一心想著，若是要將日本人趕出臺灣，就要聯合國民黨或中國的力量才能達到，因此，他為了這樣的目的努力學習北京話，並且在早稻田大學就讀大一時，就把一套32冊的馬克思主義全部都讀完了，可見他是個對政治很熱衷的人，而且那時的他就已經想要推翻日本，讓臺灣有自己的民主政治。但是，當他聯合國民黨的力量之後，反而被國民黨害得更慘，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之下，只好回到臺灣。回臺以後，楊基振認為既然拼不贏國民黨，就要成立反對黨來與之抗衡，因此計劃成立反對黨，沒想到成立反對黨這件事情也失敗了。1984年時，已經七十幾歲的他，後來又想要聯合中國的力量來推翻國民黨，好讓臺灣獨立。但是，中國的意思是，可以一起聯合對抗國民黨，但是，臺灣不可以獨立，他們堅持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或是一國兩制的模式，中國的對臺政策，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都沒改變。楊宗義指出，由此可見，他的父



●楊宗義先生致詞（張世瑛 攝）

親是個有理念的人，他一直為了這個理念在生活，這點很令人欽佩。

楊先生認為他的父親是個先知先覺，只是曲高和寡生前比較孤單。例如在1960年時，他的父親就曾向交通部建議，主張臺北市要蓋捷運，但是，那時候沒人聽得懂，也沒人採納他的意見，當然，加上他不是國民黨員，就更不用說了。除了對建設捷運的主張外，他也主張北門的鐵路局應該要蓋20層樓，其中10層樓提供給鐵路局使用，另外10層樓可以開放給建築商。楊宗義表示，他父親的觀念非常新穎，有很多好的建議和計畫，但是很可惜，這些都沒能實現，有一次還對著他們說：「啊！生不逢時啊！」

楊宗義回想父親堅持一生的主張，到今天為止，到底成效有多少？他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陳水扁擔任總統這8年來，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的文化整個提升了，臺灣在地的文化都復活了，這是以前國民黨時代所沒有的，這8年間，在這方面貢獻實在非常大。現在我們都可以知道三義、鶯歌出產什麼。而且，現在有很多很感性的臺灣音樂問世，這些在以前都是沒有的，以前有的只是流行歌曲而已。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憂心過去迫害父親的毒蛇猛獸——國民黨——好像只會變本加厲，過去的猛獸是在臺灣人面前使用極權，用媒體的極權來控制社會，但是，現在的媒體是用市場來控制，我們的媒體素質和以前相比，不但輸，而且輸得很慘。過去這猛獸是在你面前，但現在是躲在身後，用它的幽靈，透過它的媒體，去毒化每一個人的心靈，楊宗義認為在這一點上，還有待我們一同努力，不要讓這嬰兒期的臺灣民主就這樣消失掉。他同時也希望透過父親楊基振的理念來拋磚引玉，希望臺灣的民主能夠繼續下去，而且能夠生根、發芽，能夠從嬰兒期慢慢茁壯。

接著由楊基振的外甥女吳燕美女士發言，她首先表示很高興能參加《楊基振日記》新書發表會，胡家和楊家是很親近的，一直都有來往，舅舅楊基振先生移居到美國以後，住在西部，她也住在西部，所以見面的機會很多。過去常常聽舅舅說很多有關在日本、臺灣、中國

的生活和往事，楊基振曾向她表示，他很想找個人來寫傳記，而她本身也很希望幫舅舅完成這個心願，卻總是不太順利。直到有一天，她去京都出差時，碰到了黃英哲教授，當時黃教授是學生，為了撰寫有關臺灣人在中國經驗的文章，正在找相關方面的資料。她想：「機會到了！」於是她趕快想辦法回到臺灣和舅媽楊張碧蓮女士說這件事情，後來就介紹他們認識。



吳燕美女士認為舅舅楊基振先生的書籍與資料能夠送到國史館保存與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這樣一來，大家都可以看見這些珍貴的紀錄與史料，研究者也可以用他的資料做研究，而且，現在就更有機會用他的資料來寫他的傳記，來佐證當年臺灣人的活動。吳女士更表示，這本新書的目錄中標示日治時期的部分有540頁，以及其他許多資料，這些對研究者來說，是非常好且完整的資料，這次楊家把這些資料都捐

●吳燕美女士致詞（張世瑛 攝）



●楊宗仁先生致詞（張世瑛 攝）

贈給國史館，國史館也能將這些資料做妥善的保存與出版，使楊家在保存上不會有遺失或是損傷的擔憂，因此她認為這是很好的決定。她同時也再一次謝謝張炎憲館長和黃英哲教授，謝謝大家的幫忙和共同參與。

楊基振先生的長子楊宗仁先生則表示，他一直非常希望能將父親豐富的一生和臺灣人分享，因為父親在過世以前對此念念不忘，所以，他一

直對這件事情抱持著高度的關心。要出版一本書並不簡單，所以他特別感謝張館長、黃教授和國史館的同仁這二、三年來的幫忙。

三、《楊基振日記》編輯經過

首先由黃英哲教授說明《楊基振日記》的出版梗概。這本書是他到目前為止，第三次整理出版的日記。黃教授表示，《楊基振日記》能夠出版，有三位很重要的催生者，首先是國史館的張炎憲館長，如果沒有張館長的幫忙，這本日記不可能出版。其次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教授，經由她幫忙為《楊基振日記》做最後的整理和收尾，使這本日記更臻完善。第三位是吳燕美女士，如果



●黃英哲教授報告編輯經過
(張世瑛 攝)

沒有她的居中介紹，黃教授就不可能認識楊基振夫人楊張碧蓮女士及其家屬。黃英哲教授相信，不只是他自己，每一位研究者都很感謝楊家願意將這些資料捐獻出來，這對臺灣史研究來說，是很大的貢獻。

黃教授表示，《楊基振日記》出版前，整個出版團隊花了很多力氣去翻譯，其中包含京都大學國際文化研究科的博士候選人許時嘉，她是臺大日文系畢業的一個非常優秀的學者，不管日文或中文都是一流的，靠她的翻譯，這本日記才能順利的出版。有關於楊先生詩文的收集，則要特別感謝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高嘉謙先生幫忙打字，另外還有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目前在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攻讀比較文學的呂淳鈺小姐，和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李文卿小姐，如果沒有他們三位幫忙收集資料，詩文就沒有辦法收集得這

麼齊全。黃教授說明自己在詩文的收集過程中，曾經漏掉一部分，多虧許雪姬教授的提供，才能讓詩文補齊。黃教授最後表示，整個編輯的過程、聯絡、校對，都是非常艱鉅的工作，要感謝國史館何鳳嬌小姐、陳美蓉小姐，和許多人的幫忙，這兩本日記和書簡才得以出版。

接著由許時嘉小姐發言。她首先感謝張炎憲館長和黃英哲教授，讓她有機會參與這本日記的編輯工作，特別是楊家提供了這麼珍貴的手稿，讓她能重新認識那一段歷史。她表示在閱讀這些日記的過程中，她發現了很多以往在教科書或是一般的歷史書籍中所學習不到的知識，特別是，張館長在致詞時說過，這本日記裡面出現很多殖民時期臺灣人在華北的生活圖像，當時許多臺灣人都在華北生活，他們在華北的交際過程、和人物之間的糾葛關係，都是她透過這本日記所重新學習到的，讓她受益良多。

許小姐表示在整理這些手稿時，發現楊基振先生在中國華北所交際的人物，有很多都是時代下的小人物，有些只知道人名而不知道他們的生長背景或教育狀況，這方面非常感謝許雪姬教授提供了龐大的資料庫，讓出版團隊可以有佐證及參考的資料，讓這本日記的研究價值提升不少，非常感謝許教授的慷慨幫助。



●許時嘉小姐報告編輯經過
(張世瑛 攝)

許小姐也說明在整理日記時，她發現了其珍貴性，不只是當時這些人物的相處狀況，更是楊基振先生在面對那樣動盪的大時代的同時，所體悟出來的一些心情故事，而這些心情故事常常被隱藏在歷史的語言之下而被忽略，例如戰敗之後他沒有馬上回到臺灣，日記裡記錄了在華北與共產黨的八路軍及日本軍，為了工廠的利益衝突而出現了隱形的角力關係，這讓她覺得十分值得

玩味。

或許因為楊基振先生出生於殖民地的緣故，日記裡面出現的日本形象，都有其正面與負面的評價，在面對八路軍時，他同樣也對其有正面和負面的評價，這不是可以簡單的用一刀兩斷法去劃分的，這種具有多層次、拼貼式的認知，讓她重新認識到，當時他們在面對大時代下的多元性思考，這也是那個時代裡，許多人所經歷過的故事。許時嘉小姐表示自己透過閱讀這本日記，了解到楊基振先生是個為民主自由奮鬥的人，例如日記裡提到戰後國民黨腐敗的情形，關於這部分的描述，楊基振先生寫得非常精準。他一直想為臺灣的自由民主奮鬥，「臺灣要為臺灣人所統治」這樣的心情，也在他的日記之中流露出來，讓讀者十分感動。

本書執行編輯何鳳嬌小姐為國史館修纂處纂修，她表示這次舉辦新書發表會是對本書和編譯者的肯定，她身為執行編輯，也感到與有榮焉。她感謝楊基振先生的家屬慷慨地提供日記，以及黃英哲教授和許時嘉小姐辛苦地編輯、翻譯日記內容，才有本書的出版。

何纂修表示，在接下這項工作之前，她只聽老師說過臺灣人留下日記的人有林獻堂、葉榮鐘、楊基振等，但並未深入了解。2006年8月，簡筌簧處長要她先評估楊基振日記能否出版，因為那麼厚的稿子要在同年趕著出版，是件非常艱鉅的工作，加上當時她對楊基振的生平可說是毫無概念，不過，當她翻閱日記後，發現臺灣人中竟然有那麼出色的人物。楊基振以第一名自早稻田大學畢業，通過考試進入滿鐵服務，在1940年任職華北交通局時，僅僅用二年的時間，就把



●何鳳嬌纂修報告出版經過
(張世瑛 攝)

華北八條鐵道的運費統一了，當時日本籍同事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身為臺灣人的楊基振卻做到了，可見他在交通管理上的能力。這本日記中也寫到楊先生和華北地區臺灣同鄉的往來，還有戰後他被指為漢奸，歷經千辛萬苦才回到臺灣的一段歷史。何纂修提到自己曾經撰文探討戰後初期臺灣人如何回到臺灣的歷史議題，自己若能早幾年看到楊基振的日記，那篇文章應該可以寫得更好。

因此，基於這樣的考量，她認為這本日記十分值得出版，本書的內容誠如黃英哲教授在導讀中所提到的，呈現出戰時華北地區臺灣人交往的圖譜和生活圖像，還有戰後在中國的臺灣人有關財產處理的問題，以及戰後他們如何歸臺，亦包含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社會百態，尤其是，楊基振先生親自出面奔走營救無辜被捕的臺南律師張旭昇先生，也就是他後來的丈人。我們由這些日記所記載的資料可以知道，這是相當重要的史料，值得出版。

何鳳嬌纂修進一步提到第二個值得出版的原因是，除了基於保留臺灣人的史料之外，也是站在國史館的立場，這對國史館來說是個相當好的機會，因為國史館在這之前的出版品，有史料彙編、古文書、口述歷史、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等，但尚未有關日記的出版，《楊基振日記》在國史館出版，開啟了臺灣人日記在國史館出版或捐贈典藏的先河，豐富了國史館史料的收藏。

何纂修說明，國史館和黃英哲教授在2006年8月簽約，黃教授交稿後，自2007年1月開始，她花了一、二個月的時間整編、定稿。這時，整理楊肇嘉資料的張啟明先生也剛好發現楊基振寫給楊肇嘉的40封書信，他很熱心地表示願意提供。這些資料收納進來後，就能讓這本日記更加完整，於是國史館便和黃教授連絡，拜託他翻譯這批資料，雖然這時候日本的大學已經開學了，但黃教授還是二話不說的答應，就這樣在繁忙的教學中，協助國史館將後半部書簡及自傳翻譯成中文，並在7月初完成交稿。另外，許雪姬教授也提供楊基振先生在《旁觀》雜誌發表的三篇文章，並增補了楊基振先生日記中的人物

資料和機關簡介，還幫忙校正，使本書資料更為完整。也因為這些增補的內容，讓原本一冊的內容增加為上、下兩冊，和黃英哲教授協調、溝通後，書名由《楊基振日記附詩文》更動為《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

四、座談會

本館邀請張良澤教授、許雪姬教授、薛化元教授、黃英哲教授及何義麟教授蒞會座談。首先由張炎憲館長在座談會中補充表示，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楊夫人的父親在臺南被捕，在找不到人幫忙的情況下，有人提起楊基振先生能說中國話，朋友又多，可以拜託他幫忙。就在這樣的因緣下，楊先生與夫人才認識。一開始楊夫人很尊敬楊先生，之後才產生愛情。當時楊夫人才22歲，楊先生已經36歲



●張館長（中立者）主持座談會，與談人由左至右分別為何義麟教授、張良澤教授、黃英哲教授、許雪姬教授、薛化元教授。（張世瑛 攝）

了。楊夫人是臺南第二高女畢業，當時臺灣人讀的是第二高女，日本人讀第一高女，因此，在當時她可說是個非常進步的女性，而楊基振先生則是才華洋溢，能寫詩、散文和評論。楊夫人曾經寫過文章表示願意和楊先生世世都結為夫妻，今生不夠，來生再結夫妻緣，夫妻鸞鵲情深，可見一般。

楊先生非常疼愛楊夫人，而日記也已經成為楊先生生活的一部分，這不但是兩個人的愛情故事，他們和朋友的關係也都記載在裡面。這些日記不只是和楊基振先生有關，也和他的夫人有關。因此，今天的新書發表會，不只是紀念楊基振先生，對於楊夫人特別從美國遠道回來參加，國史館也非常感謝。讀這些日記，如見其人。楊先生的公子在美國從事電腦業，非常有成就，他也很有音樂素養，曾是臺灣商業北美洲商會的會長，過去這三十年，他都在為臺灣打拼。

薛化元教授表示，他因為黃英哲教授的關係而參加新書發表會。他聽到楊基振先生的日記要出版了，但事先他並不知道楊基振先生有留下日記，他個人只是在研究二二八時讀到楊基振先生的相關事蹟，今天看到《楊基振日記》的出版，他非常開心。可惜這次只出版到1950年，所幸其後的日記，在整理好之後都會一併開放，這對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薛教授表示他對楊基振先生的了解，主要是因為楊先生



●薛化元教授（張世瑛 攝）

曾參加臺灣反對黨組黨一事，胡適之把楊基振給他的反對黨起草文章交給雷震，這點對臺灣的反對運動來說，有其重要性，原來要組反對黨是臺灣地方菁英的主張，後來才有從中國來的自由主義者，像是雷震等人的共同參與。這些歷史在目前的研究中也已經做了修正，而雷

震他們的共同參與，在《雷震日記》中也敘明了這一點，非常重要。

薛教授強調，楊基振先生主張組黨，成為促成外省籍菁英非組反對黨不可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他其實也擔心若是由臺灣人菁英來組黨，會不會造成什麼問題。從楊先生的傳記和日記來看，他更深刻了解身為臺灣人的悲哀，同樣是人，臺灣人的民主路卻走得這樣艱辛。這本日記的出版，對薛教授個人來說也有很大的意義，他表示自己長期從事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這本日記的出版和公開，必定可以補充許多不足之處，過去許多他曾聽過的傳聞，都在日記中得到印證，例如，過去史料中比較不容易看見臺灣人在組黨過程中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但從這本日記中可以知道應該是有的。這對研究臺灣反對運動史的人來說，有很大的意義。對一般人來說，很高興史料得以保存和出版；對研究者來說，則能夠對歷史有更深一層的理解。薛教授以作為一個研究者的立場，對學界的前輩和楊家人表示深切的感謝。

張良澤教授首先恭喜楊夫人，因為藉由楊基振先生的日記、詩文和書簡在國史館出版、發行，楊基振先生已成為國家歷史的一部分，他認為這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有別於其他教授對本書的讚揚，張良澤教授則針對缺點的部分提出建議，他認為編輯者很用心，每一頁都加上美編，讓這本書翻起來都有花樣，但張教授認為國史館出版品就是國家的文書，應該以樸素、大方為宜。另外，張教授在閱讀時看到日記上僅標註日期而不知年份，他建議編者最好能替讀者服務，在日期上一併標註年份，會方便閱讀很多。照片的說明也可在照片下直接說明即可，不需另外標註格線。

張良澤教授接著讚譽本書主編黃英哲教授為臺灣「民間的駐日文化大使」，臺灣人到日本擔任教職或參加國際會議，都會去找黃英哲教授幫忙，因為他的人面廣，包括6月國家臺灣文學館要到日本神奈川縣現代文學館去展覽，也是黃教授幫忙，臺灣的文化，實在是需要靠他才能向外發展。但張教授也表示，黃教授在編輯本書時，無可避免地有些經驗不足之處，例如，書前有簡單的體例說明因為個人因

素，編者將部分內容刪略，因此在讀這本日記時，關於楊先生私事之處便以「……」代替。但是，這樣會使讀者產生誤解，到底這是楊先生的原文？還是編者個人刪除之處？對於這一部分，張教授建議編者以「以下省略」來註明比較好。張教授主張編輯者應該說服楊家家屬不要將原文刪減，如果可以全文出版更好。如果這本日記還要繼續出版的話，黃英哲教授應說服楊基振先生的遺族和家屬，讓日記全部刊登出來，以顯全貌。

張教授亦對註解部分提出建議，他表示註解是這本書最辛苦的地方，他認為這本書的導讀寫得擲地有聲，且資料來源都標記註解，

非常詳細。但是日記的內容反而沒有註

解，楊先生日記的內容非常複雜，

人、地點、事件都無註解，反而

難以閱讀。雖然下卷裡面有人物

關係圖，但是日記裡有很多人都

沒有出現在這圖表裡，還有待

黃英哲教授的考證。另外，翻

譯也是一個問題，精通日文的張

教授指出，許多翻譯只有翻出字面

上的意思，沒有翻出語句中背後真正

的意義、情緒或背景，甚為可惜。



●張良澤教授(張世瑛 攝)

接著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教授發言，她表示在楊基振先生日記還未打字時便已看過，並曾和黃英哲教授討論日記的價值，她認為非常值得出版這本日記。首先，她說明這本日記雖然尚未全部出版，但是我們可以透過閱讀日記，來了解當時臺灣人在中國過著怎樣的生活，尤其是日本戰敗後，臺灣人如何回到臺灣，以及在中國有怎樣的遭遇。許教授曾研究臺灣人的海外活動，主要集中在滿洲國、北京、天津、上海、漢口等地，她認為海外臺灣人對於臺灣的政治、文化等等方面影響很大，但過去

的研究都未曾談及這一部分，這是因為當時天津、華北等地都是在汪精衛政權的統治範圍之下，國民政府一概將之視為漢奸之故。也是因為如此，楊基振回臺後，必須透過其他人來證明自己不是漢奸，才能進入公家機關工作。在這同時，在北京也有很多臺灣人受到漢奸的審判，許雪姬教授提到她曾經前往北京訪問這些當事者。楊基振先生日記不僅是研究上很重要的資料，同時也替往後的學術研究提供很好的素材。

許教授接著說明臺灣還有一套很重

要的日記尚未出版，那就是雕刻家

楊英風先生的日記。楊英風先生

自15歲在北京時，就開始寫日

記，他的父親就是出現在楊基

振先生日記裡的楊朝華，我們

對照日記可以了解當時臺灣人

在華北如何做生意，如何在社

會中生存。許雪姬教授表示，她

長期以來都想研究吳燕美女士的父親

吳敦禮先生。吳先生當年在汪精衛政權

下工作，曾任駐菲律賓領事，是傑出的

外交人才。而這樣的人才，戰後回到臺灣卻只能做生意，無法再進入

公家機關工作。許教授認為目前正是研究臺灣人在外活動的最好時機。

許教授還提到日記中有一位許佑霖先生，許先生以外省人的角度寫了一篇他所理解的二二八的文章，收錄在那本二二八專輯最後。

許教授強調，楊基振先生花了畢生的精力在為臺灣做事，在《旁觀》雜誌中可見到他為文建議，力求提高行政效率。楊基振先生在滿洲國時看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戰後他所看見的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差很多，行政效率和行政人才的培養都不足。楊先生在當時能寫這樣的文章，且在雜誌上登出來，非常不容易。《旁觀》雜誌是為了臺



●許雪姬教授（張世瑛 攝）

灣人而出版的雜誌，楊基振先生刊登在雜誌上的新詩，在臺灣文學上也是重要的作品，當時臺灣人能用那樣好的漢文來寫新詩，並不容易。

楊基振先生同時也是進入滿鐵工作的第一位臺灣人。依據許丙的回憶錄所言，楊基振在考滿鐵時，已經通過筆試了，但他很擔心面試能否通過，於是他問了許丙：「臺灣人考得過嗎？」因為當時有許多日本的機構不錄用臺灣人。許教授表示，她查了各種相關記載，楊先生可能是臺灣人進入滿鐵工作的第一人。過去一般認為滿鐵是侵略別人的機關，但是，從華北交通史來看，滿鐵是一個很大的公司，能夠進入滿鐵工作，證明楊先生確實是一個人才。許教授同時也就張良澤教授的建議做出回應，關於書中刪除的部分內容，是出於她的建議，她認為站在女性的立場，不適宜刊出較為私密的內容。

何義麟教授說明他來參加這場座談會，主是要站在讀者拜讀前輩日記的立場，提供一些讀後感想給大家參考。他表示看完日記後非常

感動，因為裡面有很多地方講到楊基振先生的想法，這本日記的重要性與價值在於可以看出人格養成的過程，以及在歷史研究、文學方面的價值。何教授提到書裡有一句話讓他印象深刻：「私はもっと真面目にいきたいのです」，中文意思是說：「我想要活得認真點」，這個精神在日記的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楊基振先生對許多事情都很用心，對小事很注意，讀這本日記給予他很大的啟示。



●何義麟教授（張世瑛 攝）

何教授說明過去他曾參與許雪姬所長主持的林獻堂日記解讀工作，那是傳統文化人所寫的漢文日記，楊基振則是受日本教育。自言受國民

黨教育長大的何教授說，對前一代知識分子的想法和作法都不太能理解，讀了這本日記後發覺楊基振又和林獻堂的時代非常不同，在人格養成的過程中帶有現代性。

除此之外，何義麟教授提到另外一句讓他印象深刻的話是：「我非常痛恨漢民族的馬馬虎虎」，指的是戰後臺灣人對於國民黨胡作非為或馬馬虎虎的個性非常不滿。日記裡也有很多地方記錄楊基振先生的友情與愛情，何教授認為他寫得非常精采。反而關於二二八的部分，何教授推測楊基振先生可能已經刪掉，因為日記上跳過一大段。何教授表示這並非意味著這樣就沒有史料價值，這本日記的史料價值反而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得出來，例如，臺灣知識分子從日本時代到戰後的變化上，楊基振先生具有代表性，他有用中文和日文寫作的的能力，也能寫思想性的文章，且敢公開發表，進而參與實際行動，不管是中國民主黨組黨，還是他到了美國以後繼續關心臺灣，關於他對臺灣民主發展的貢獻，都在這本日記中留下了很寶貴的資料。何教授統計楊基振在《自由中國》發表的文章，共有4篇，雖然在《自由中國》上發表最多文章的臺灣人是楊金虎（有7篇），但是，就文章內容的性質而言，楊基振先生關心的面向比楊金虎廣，看的問題更深，可見從這本日記可以看出來的東西，比其他人的更多。

何教授強調，他這麼說會讓人誤會楊基振先生只在《自由中國》發表文章，但正如同許雪姬所長提到楊基振先生在《旁觀》雜誌上發表的詩文，楊基振先生並非在《自由中國》創刊之後才開始發表文章，而是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關心這個社會、撰文發聲了。亦如同許雪姬所長所言，早在《自由中國》以前，本省人、外省人就已經開始合作發表一些政論，從這本日記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歷史的傳承。楊基振先生不只是讀政治而已，在文學方面，楊基振先生在1933年時也在《フォルモサ》雜誌裡發表詩文，對現在臺灣文學研究來說，《フォルモサ》的參與者都是後來在臺灣文學研究中很重要的人物。何教授最後說明，這些紀錄都是很寶貴的資料，有些研究者

會先把資料研究完了再將之公開，但許多關心臺灣的人反而會願意將資料拿出來供人一同研究，這種胸襟非常可貴。

對於先前張良澤教授對《楊基振日記》的指教，身為編輯的黃英哲教授首先表達感謝之意，同時幽默地說，人如果過了五十歲，就會有「兩憶」：一個是總是回想過去的往事，叫「回憶」；另一個則是經常忘記事情，叫「失憶」。所以他現在身價有「兩憶」。黃教授回憶起自己前半生中最快樂的兩段時

光，一段是1981年到1985年，他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助理時，因為那時有機會認識張炎憲館長、許雪姬所長，今日才有出版這本日記的機會。另一段則是1985年到1989年，他出國留學，在東京做教授的書僮時，在日本受到很多的薰陶和訓練。對於張良澤教授誇讚他為臺灣的「民間駐日文化大使」，他謙虛的表示自己沒有資格，反而



●黃英哲教授回應與談人意見
(張世瑛 攝)

是張良澤教授對現今臺灣文學或文化研究在日本的展開貢獻很大。因為有張良澤教授的努力奉獻，才讓臺灣文學與臺灣文化，能夠在日本慢慢壯大起來。日本的臺灣史與臺灣文學研究，也是從七〇年代開始，經由張良澤教授在日本和塚本照和教授等人組成臺灣文學研究會的努力，才有今日臺灣文學在日本的開展，因此他特別感謝也特別推崇張良澤教授。

黃英哲教授就張良澤教授的建議做了幾點回應，黃教授說明張良澤教授所說的「擲地有聲的導讀」，有一半是許時嘉小姐所寫的，她對這本日記的付出很大。其次，關於翻譯有錯誤的部分，黃教授說這是他個人的責任，因為他負責校訂翻譯完成的内容，他謙虛地表示

自己的日語不夠好，沒有發現這些問題。且日語的語感很難，要將它完整翻譯出來非常困難。在編輯體例上，黃教授說明由於當初時間緊迫，疏忽了一些小地方，加上本書收尾時適逢至中國出差三週，都是麻煩何鳳嬌小姐、許時嘉小姐和許雪姬所長善後，黃教授說明體例部分有錯誤，是他的責任。

五、來賓發言

座談會最後開放在場與會貴賓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首先由門脇朝秀先生發言，門脇先生高齡九十多歲了，此次為了新書發表會專程從日本遠道而來。他用日文幽默地表示，昨天他接到了楊基振先生從天國打來的電話，告訴他說：「你還要在那裡打混多久，快點來我的地方吧！」同時他也帶來了一張楊夫人在他88歲生日時送給他的、寫著「福如東海」的小卡片，他將一張大張的卡片放在家裡，小張的這張卡片他則每天放在口袋裡面，可見他對楊家情義之深重。卡片上面寫的是「福如東海風不老，壽比南山水長流」，他一直深刻地記得。

門脇先生提到自己與楊基振先生相識於1935年，新書發表會一開始時播放了許多楊家收藏的老照片和資料，門脇先生說，雖然他也曾經在滿洲國工作，但是，他並沒有留下那時候的照片，今天看到那些照片，也讓他重溫那時候的美好時光。門脇先生表示，能夠託楊基振先生的福，和大家在國史館見面，他非常開心，也感



●門脇朝秀先生發言（張世瑛 攝）

性地表示這段緣分並不是只包括日本與臺灣，還包括太平洋另一邊的美國。他現在已經95歲了，或許哪一天就去找楊基振先生去了，不過他還是希望臺灣能加油。全程使用日語發言的門脇先生，最後用中文說出：「我愛臺灣！臺灣愛我！但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的臺灣我非常不喜歡。」博得大家滿堂的喝采。

張炎憲館長接著補充介紹門脇先生的生平，門脇先生的父母親在朝鮮工作時生下他，他後來返日就讀大阪外語大學，所以自大學時代就研究中文，後來他到滿鐵去工作，在1935年認識了早他兩年到滿鐵的楊基振先生，從此就非常佩服楊先生，認為楊先生能夠在日本人的社會中，跟日本人競爭，且在滿鐵工作，相當不容易，楊先生去世時，他還曾到美國去祭拜楊先生。門脇先生非常喜歡臺灣，經常到臺灣來，對臺灣原住民奉獻相當大，對於原住民社會、原住民權利和原住民生活非常關心，他甚至變賣自己的財產，讓原住民到日本去旅遊。

在場一位與會者表示自己是清水楊家子弟，從事教育四十幾年，在小學和高中服務。他發現《楊基振日記》上冊的第2頁和下冊第826頁，關於楊基振先生的生年記載有出入，年表標示為「1911年出生於臺中清水」，而陳芳明教授〈未完成的熱血奮鬥——楊基振遺志待接棒〉一文卻記載「楊基振先生，臺中清水人，生於1910年3月25日」。歷史講求人、事、時、地、物的正確性，對於這樣的錯誤，應盡量避免才好。



●楊金鐸先生發言（張世瑛 攝）

張炎憲館長針對這一部分說明時表示，因為後者是陳芳明教授

的文章，無法更動。黃英哲教授也說明，他贊同歷史必須人、事、時、地、物正確的想法，然而該文是照陳教授所寫的內容打字，無法擅改，希望讀者能以編者編的年譜為準，亦即楊基振先生的生年應以1911年為正確。

六、結語

張炎憲館長表示，日記是個人生活的紀錄，楊家願意將楊基振先生的日記、手稿、文件、相片提供給國史館出版，是國史館很重要的文化資產。文化資產不該只是公文書而已，私人與民間的資料也很重要，國史館這幾年來致力於收集民間資料，這些資料經過國史館的整理、出版，供大家閱覽，家屬同樣可以到國史館來關心資料保存狀況，他認為國史館是保存文獻很好的地方。



●張炎憲館長閉幕致詞

(張世瑛 攝)

同時他也感謝黃英哲教授將這些資料交付國史館出版，以及許時嘉小姐在短期間內完成艱難的翻譯工作。也感謝許雪姬所長，能將人物、時代、事件的說明附在後面，更感謝大家的參與，希望藉由資料的整理與出版，讓臺灣人知道，臺灣的前輩走過日本統治時代、國民黨時代到現在自由民主的時代，他們的感情生活、時代背景的變化，都是歷史的一部分。希望有更多歷史紀錄可以給國史館研究，可以給更多人參考。最後，楊基振夫人楊張碧蓮女士亦再次表達由衷的感謝，會議圓滿落幕。



●楊張碧蓮女士向與會來賓致謝

(張世瑛 攝)